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書劍春秋



(台湾)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四

I24/158
1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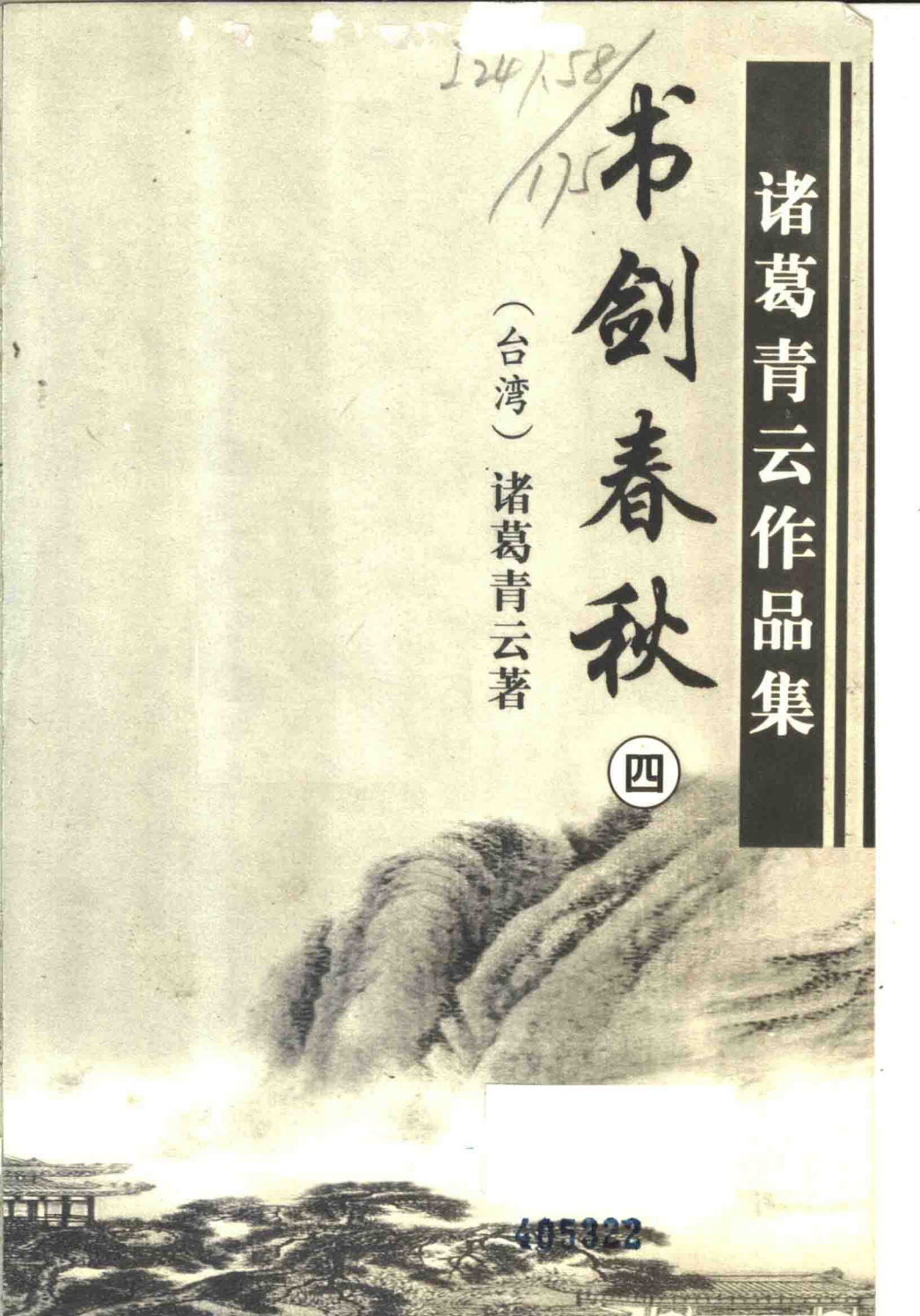
书剑春秋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四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405322



书剑春秋 图字 16-98-004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剑春秋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 1999. 1
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-80641-192-5

I. 书… II. 诸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642 号

书剑春秋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0 印张 8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640 册

ISBN7-80641-192-5/I·034

(一、二、三、四)定价: 66.80 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章 | 后生可畏做卧底
魔女立志承师业 | (951) |
| 第二十一章 | 爱极生恨独夫谷
虎儿生智指迷津 | (986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姊弟同途志不同
掌门逼断手足情 | (1036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公主墓中释前情
天女嫉情下毒手 | (1087) |
| 第二十四章 | 神医闻诊钩毒蛊
谷内又出下毒人 | (1135) |
| 第二十五章 | 金雕墓中救二女
绝色双佳美群哥 | (1175) |
| 第二十六章 | 是非善恶有权衡
英雄儿女各铮铮 | (1225) |

第二十章 后生可畏做卧底 魔女立志承师业

虎儿笑道：

“花姊所说掌门人，可是那拥有‘金芒万毒刀’的‘勾漏独夫’欧阳彝吗？”

花如梦点头说道：

“虎弟说得不错，欧阳掌门大略雄谋，爱才如渴，见了虎弟的这种姿质，定会喜欢万分。”

虎儿剑眉微扬，傲然说道：

“他喜欢我，我却不一定喜欢他。我听江湖上传言，说是这位‘勾漏独夫’凶得很呢！”

花如梦因已走到欧阳彝所居的独夫堂外，遂向虎儿摇手说道：

“虎弟，你新入独夫谷，在说话方面，要尽量谨慎一点，那些江湖流言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独夫堂内业已响起一阵哈哈大笑，有人接口道：

“总巡察，你不要怪责令弟，江湖中妒我之势，畏我之威，哪里会对‘五刀派’有什么良好评论？”

花如梦抢前几步，站在一位身穿金色长袍的老者身边，向虎儿叫道：

“这位就是本派欧阳掌门，虎弟赶紧拜谒。”

SA166/05

虎儿神情仍颇高傲，只把双拳一抱，长揖为礼，向欧阳彝朗声说道：

“武林末学虎儿，参见欧阳前辈。”

欧阳彝目光如电地向他端详两眼，含笑问道：

“你怎么只称我欧阳前辈，不称我欧阳掌门？”

虎儿应声答道：

“因为我只是我姊姊的兄弟，不是‘五刀派’下弟子也。”

欧阳彝见一身根骨，委实太以灵秀，不禁好生心爱地含笑说道：

“我一向只收女徒，不收男性弟子，但你若愿意拜我为师，却不妨破个例呢！”

虎儿摇了摇头，作为答复。

欧阳彝想不到他会摇头，不禁把一团高兴，变成冰凉，脸色微沉，冷然问道：

“你不愿意？是嫌我欧阳彝的一身艺业，不配做你师傅？还是嫌我‘五刀派’的门户不正？”

花如梦见这老少二人，竟在一见面之下，就要弄僵，正自蹙眉叫苦之际，虎儿业已笑道：

“欧阳前辈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来历？”

欧阳彝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

“我当然是知道，你是‘落魂教主’余素英的末传弟子。”

虎儿问道：“落魂教而今安在？”

欧阳彝答道：“被人所毁，瓦解冰消。”

虎儿举起衣袖，略拭眼角，继续向欧阳彝问道：“我恩师余教主呢？”

欧阳彝弄不懂他的问话用意，但又不能不答，遂应声接口

说道：

“落魄谷中实情，外人不在，只听说余教主是与‘陇右神驼’皇甫正，双双丧命，并骨南荒。”

虎儿长叹一声，点头说道：

“欧阳前辈说得丝毫不错，常言道得好：‘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！’又道是：‘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’你如今应该知道我不是不愿拜师，而是不敢拜师了。”

欧阳彝“哦”了一声，面色立转和缓地微笑说道：

“原来你不敢拜师之故，是怕我这‘五刀派’也和‘落魄教’一样，被人所毁，瓦解冰消？”

虎儿点头答道：

“重阳大会，已在目前，四海八荒，高人云集，欧阳前辈欲以一派之力，抗天下英豪，恐怕……”

欧阳彝不等虎儿话完，便自哈哈大笑说道：

“虎儿老弟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实力，才会这样说法，但你花如梦姊姊，便深知我力厚心雄，根本把与会群豪，视若瓦鸡土狗！”

虎儿何等乖巧刁钻，闻言之下，立即赔笑说道：

“欧阳前辈莫要怪我，你应该体谅我这惊弓之鸟，不得不有这种怯惧心理。”

欧阳彝笑道：

“我不会怪你，但不知你究竟作何打算？”

虎儿剑眉微扬，以一种顽皮可爱的神态笑道：

“我想占点便宜。”

欧阳彝含笑问道：“你想占什么便宜？”

虎儿笑道：

“在重阳大会之前，我只想做你的一位小客人。”

欧阳彝失笑点头说道：

“好，我愿意把你当作一位小客人，并予以特别优裕款待。”

虎儿继续笑道：

“等过了重阳大会，也就是欧阳前辈胜得天下豪群，使‘五刀派’基础稳固之后，倘若你仍对我喜爱，我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做你徒弟了。”

欧阳彝哈哈大笑说道：

“你这娃儿真够刁钻，也真把便宜占尽，但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我们便如此约定。”

说到这里，转面向花如梦笑道：

“花总巡察，你去替你虎儿兄弟，选择一个住所……”

虎儿不等欧阳彝说完，便接口说道：

“欧阳前辈，我不要住什么辉煌殿宇，七宝楼台，只要和我姊姊住在一起。我有好久好久，没有看见我姊姊了。”

欧阳彝点头说道：

“好，花总巡察，你就让他住在你冰心轩中，并给他一面特殊宾客腰牌，使其可以在独夫谷内随意游览。”

花如梦含笑领命，正欲带领虎儿退出独夫堂，欧阳彝忽又叫道：

“花总巡察，我忘了嘱咐一事，你兄弟在独夫谷中，虽可随意游览，但阴风阁、九幽殿等两处，却莫要前去。”

花如梦点头一笑，与虎儿退出独夫堂，向自己所居的冰心轩走去。

虎儿边行边自问道：

“花姊，刚才欧阳老前辈所说的阴风阁及九幽殿，是什么所在？”

花如梦答道：

“独夫谷内，盘旋曲折，幽境极多，阴风阁及九幽殿，便是比较幽静的两个房宇。”

虎儿扬眉诧道：

“既是房宇，怎么不能去呢？莫非其中住着什么妖魔鬼怪不成？”

花如梦笑道：

“虎弟猜得不错，虽然不是住着妖魔鬼怪，却住着与妖魔鬼怪般的凶残厉害人物。”

虎儿自然不肯放过机会，又复问道：

“这些妖魔鬼怪般的凶残厉害人物，却是谁呢？”

花如梦向他看了一眼，含笑答道：

“住在九幽殿中的，是‘无常鬼手’蔡长生和‘吸血幽灵’毛白羽，住在阴风阁中的，是‘百蛮老祖’厉无伦。”

虎儿笑道：

“欧阳前辈若是不说，我倒不会到处乱跑，但如今偏要走趟阴风阁和九幽殿……”

花如梦向来知道虎儿胆大绝伦，顽皮透顶，闻言之下，忙自秀眉双蹙地，接口说道：

“虎弟不许顽皮……”

虎儿不等花如梦话完，便向她做了一个鬼脸，扬着头儿说道：

“我听了这‘无常鬼手’蔡长生、‘吸血幽灵’毛白羽及‘百蛮老祖’厉无伦等名号，便觉有趣，非去看看他们长的是个什

么神头鬼脸不可！”

花如梦见了他这副初生牛犊不怕虎儿的神态，只好苦笑说道：

“虎弟，你若想看这三位武林怪客，便由我带你前去，但却绝不许单独行动。”

虎儿点头笑道：

“花姊要肯带我去看便好，当年在落魄谷之时，‘双龙四鬼一枝花’中，也是你对我最要好呢！”

这时，他们已走到冰心轩中，花如梦一听虎儿提起“落魄教”旧事，不禁勾动伤心，凄然泪下。

她招呼虎儿坐下，替他安顿行囊，并斟了两杯热腾腾的香茗，递给虎儿一杯，悲喜叫道：“虎弟，当初‘落魄教’瓦解冰消之际，你是否随侍在教主身侧？”

虎儿因曾受“落魄教主”余素英的深恩，故而根本不必造作，便即眼圈微红，颇为伤感地点头答道：

“不错，但如今既已时过境迁，花姊似可不必再提这徒乱人意的伤心旧事。”

花如梦叹道：

“我昔日身患重病，不能回山，后来则只听得一些江湖传言，不知事实真相，是否与我所闻吻合？希望虎弟能把你亲身经历，详详细细地对我叙述一遍。”

虎儿连连点头，遂把当年之事，细说一遍，但在其中也加添了一些东西，也减掉一些情节。

加添了的东西，是强调葛啸群英风侠骨，盖世无俦，以及他彬彬有礼，对“落魄教主”余素英极为尊重。

减掉了东西，是把自己与小玉同随“竹剑先生”西门远学

艺一节，略去不提。

花如梦听他讲完，一面伤心拭泪，一面点头说道：

“原来葛啸群对我所说，尚是实情，并未花言巧语。”

虎儿故作惊奇地，扬眉问道：

“花姊，你已和那葛啸群见面了吗？”

花如梦长叹一声说道：

“我和他不是初见面，是早就相识。换句话说，‘落魄教’铁桶似的江山，被我断送一半。”

虎儿摇头说道：

“花姊不必把罪过拉由你担承，凭良心说，‘落魄教’是一半毁在余教主与‘陇右神驼’皇甫正的情孽纠缠之上，一半毁在‘四鬼双龙’的过分凶恶的倒行逆施之上。”

花如梦银牙一咬，扬眉说道：

“虎弟大概还不知道我和葛啸群的结识交往经过，让我先对你说明，再研商所采对策。”

虎儿此来，本意就是要探明花如梦的一切心事，闻言之下，自然心中狂喜，以一副关切神情，仔细听她叙述。

花如梦一来因与虎儿自幼相依，情感极笃，对他毫无怀疑，二来凡属满腔幽愤之人，均必欲寻人倾吐为快，虎儿与她关系密切，恰是最佳倾吐对象，故在初见之下，便自畅言无隐。

她先说明在泰山水洞之内，为救葛啸群所中蜚毒，与他相互定情，孕育怪胎，中途病倒等事，并向虎儿问道：

“虎弟，你说我对葛啸群情意如何？”

虎儿毫不考虑地，应声答道：

“花姊对他可谓天高地厚，爱重情深。”

花如梦咬牙说道：

“我对他天高地厚，爱重情深，他呢？他却负义忘恩，无情薄幸，跑到苗疆去做了‘毒龙驹’。”

虎儿不得不替花如梦帮腔，怒容满面，厉声说道：

“葛啸群如此做法，真正该死，花姊后来又曾见过他吗？”

花如梦点头答道：“我在偶然机会之下，又见过他一次。”

虎儿问道：

“你们既然见面，葛啸群总该对他移情薄幸行为，加以解释。”

花如梦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

“他当然有所解释，并还舌粲莲花，说得妙呢！”

虎儿笑道：

“花姊，你能不能把葛啸群的解释，也说来给我听听？”

花如梦长叹一声，凄然答道：

“怎么不能？如今只有虎弟是我唯一亲人，你花姊不论有什么事儿，也只有和你互相商议的了。”

语音了后，便把葛啸群在武夷山仙人峰上，对自己所作解释，向虎儿一一转告。

虎儿等她说完，扬眉笑道：

“花姊，你对于葛啸群所作解释，是否满意？”

花如梦冷然说道：

“倘若他所说全是实情，我也只好自叹事太凑巧，造化弄人，对葛啸群和姬玉花，尽量容忍，但男人家最擅巧语花言，我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之下，怎能知道他不是贪图‘毒龙公主’姬玉花的美色，对我负心以后，又想一箭双雕地信口胡编了那么一套美丽谎话？”

虎儿深知此时若替葛啸群辩护，必使花如梦起疑，遂神色

不动，只是含笑问道：

“花姊既不相信他的话儿，却对他采取什么态度？”

花如梦双眉一挑，目闪厉芒说道：

“我对他下了‘七情蛊毒’。”

虎儿早就知情，并不吃惊，只是佯装诧异地“噢”了一声问道：

“花姊，我觉得你若爱葛啸群，便不妨嫁他，你若恨葛啸群，便不妨杀他，但不知你为何既不嫁他又不杀他，却向他暗下‘七情蛊毒’做甚？”

花如梦玉颊微红，赧然说道：

“葛啸群负心薄幸，我若说不恨他，便属矫情，但他与我已有夫妻之实，我若说不爱他，也是假话。故而，我对他下了苗疆各种毒蛊中最厉害的‘七情蛊毒’，藉以对他控制，我要利用毒蛊毒力，逼得葛啸群在重阳大会上，当众向我求婚，并气得‘毒龙公主’姬玉花，自行入墓，自行封门而死。”

虎儿对于花如梦这种打算，虽然早就知情，但如今听她亲口说出，却仍自激灵地打了一个寒颤。

花如梦向虎儿看了一眼，扬眉问道：

“虎弟，莫非你不以我这种做法为然？”

虎儿摇头笑道：

“花姊不要胡猜，你应该记得虎儿从小便最听花姊的话，你叫我向东，我决不往西，你要我打狗，我决不骂鸡。”

花如梦娇笑说道：“对了，这样才是我的好兄弟呢！”

虎儿笑道：“花姊，我还有两件事儿，想不明白。”

花如梦微笑说道：

“虎弟既有想不明白的事儿，便尽管问。”

虎儿饮了一口香茶，扬眉问道：

“花姊，你为何投入‘五刀派’内，做起什么‘总巡察’来？”

花如梦目光微转，一扫四处，把语音压得极低，悄声说道：

“虎弟，关于此呈，你暂时莫问，也决不能向他人提及，必须过了一二日后，我才可对你详细作答。”

虎儿见花如梦的语意神情，均突然暧昧起来，心中不禁暗暗惊奇，但也不便立即追问。

花如梦笑道：

“虎弟，你方才说有两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却是什么？怎的还不问我？”

虎儿笑道：

“以前在落魄谷中，花姊似乎不曾学习过苗人练蛊之术，如今怎能对葛啸群使用什么‘七情蛊毒’了呢？”

花如梦低声笑道：

“虎弟问得有理，我是在一偶然机会之下，获得一册武林秘籍。”

虎儿扬眉笑道：“是什么秘籍，拳经？剑谱？抑或‘内景元宗’之属？”

花如梦摇头笑道：“虎弟均未猜对，我所获得的是一册‘无字天书’。”

虎儿剑眉微蹙，失笑说道：

“花姊不要再上当了，直到如今，江湖上业已发现了一百二十九本‘无字天书’，但本本都是假的。”

花如梦娇笑说道：

“一百二十九本‘无字天书’，虽然本本皆假，我这第一百三十本，却是真的。”

虎儿问道：“花姊，你怎会如此具有信心？”

花如梦不等虎儿话完，便即笑道：

“不是我具有信心，而是在一个更偶然的机会上，使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现出字迹。”

虎儿这次是真的吃惊，他双眉方挑，尚未发问，花如梦又复得意笑道：

“我在无意之中，把那册‘无字天书’失手跌落油锅，谁知经过沸油一炸，书上竟自行现出字迹。”

虎儿摇头叹道：

“除了这种偶然机会以外，恐怕便是诸葛再世，伯温重生，也想不出这种‘油炸无字天书’的妙绝方法。”

花如梦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本焦黄色的小书，满面得意神色地，目注虎儿笑道：

“虎弟，这就是第一百三十本真正的无字天书，你想不想看上一看？”

虎儿微笑说道：“如此奇珍，谁不想看？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便伸手来接。

但话犹未了，花如梦忽然把“无字天书”缩回，向虎弟扬眉问道：

“虎弟，你身边有没有鹿皮手套？”

虎儿刚一点头，花如梦继续说道：

“虎弟既有鹿皮手套在身，便先行戴上手套，才可接这‘无字天书’。”

虎儿一面戴上手套，一面愕然问道：

“花姊，你要我先戴手套做甚？难道书上有毒？”

花如梦点头笑道：“不仅有毒，并且还毒得很呢，可以说沾肤

即死。”

虎儿大惊问道：“既然这样毒法，花姊未戴手套，怎么不怕？”

花如梦娇笑答道：

“我已经练成书上所载的‘万毒神功’，对于任何剧毒，均无所惧怯的了。”

虎儿愕然问道：

“这册‘无字天书’，据说当年‘无相禅师’及‘无为真人’合著，上载十三种神奇武学，但既系佛道真传，怎会有什么名称不正的‘万毒神功’……”

花如梦接口笑道：

“虎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且慢看这‘无字天书’，先听我说段故事。”

虎儿目光微注，向手上这本焦黄色的“无字天书”看了一眼，便静听花如梦叙述。

花如梦饮了一口茶儿，略为润喉，含笑说道：

“世上所传‘无相禅师’与‘无为真人’，合著‘无字天书’，载有十三种佛道神功之事，丝毫不假，但这册‘无字天书’，已在数十年前，被一位‘万毒天魔’得去。”

虎儿恍然说道：

“我明白，如今这册‘无字天书’，大概是‘万毒天魔’所著。”

花如梦点头笑道：

“虎弟果然聪明，那‘万毒天魔’获得‘无字天书’以后，但任凭他用尽方法，仍无法使书上现出字迹。‘万毒天魔’一怒之下，便把这‘无字天书’毁掉，而另以隐迹妙药，把他自己所

著的‘万毒真经’，写成另一册‘无字天书’。”

说到这里，指着虎儿手上所捧的“无字天书”，扬眉笑道：

“虎弟，你如今不妨把这‘无字天书’的扉页揭开，便可看见其上所著的‘万毒真经’四字。”

虎儿闻言，遂轻轻把那本“无字天书”的扉页揭开，果见其上写着“万毒真经”四个隶书大字。

他点了点头，恍然说道：

“原来武林人物所人人艳羨覬覦的‘无字天书’，早在数十年前，被‘万毒天魔’获得毁去，如今这本秘籍，业已性质大变，成了一册‘万毒真经’？”

花如梦微笑说道：

“这册‘万毒真经’，也可称玄妙异常，其上不仅书有各种炼毒之法，各种解毒之方，并载明三项毒功，只要练成一项，便能横行宇内，绝少敌手。”

虎儿静静听完，把那册“万毒真经”，重行合好，向花如梦双手递去。

花如梦因他只曾打开扉页，并未观看这册罕世武林秘籍内容，遂不禁愕然问道：

“虎弟，你怎不翻开看看？这册‘万毒真经’，所载精奥绝伦，是旷世罕睹的……”

虎儿不等花如梦话完，便自摇手笑道：

“花姊，我知道这册‘万毒真经’异常名贵，但我生平不爱用毒，与毒无缘，故不想翻阅的了。”

花如梦怔了一怔，把那册“万毒真经”缓缓收入怀中，目注虎儿，点头说道：

“虎弟不翻阅这本武林秘籍也好，免得你也要立下血誓，